# 千禧年除夕夜伦敦经历

我是从中国陕西到英国Torquay 一家公司留学的访问学者。Torquay 是英国西南部一座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

但是由于没有大学，因而也几乎没有什么中国留学生。刚来英国时值夏末秋初，我常常喜欢在黄昏时分来到海边，

放眼远眺湛蓝的大海，倾听大海不息的呢喃，想像海天交汇线之外过去或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故事，想像远在世界

另一头正在酣睡的妻子和女儿。

在夕阳金色的光辉下，常常会有线条优美皮肤白皙的金发或棕发女郎或女孩子欢叫着从海中沐浴而出，身上珠

光闪闪，宛若美人鱼一般。恍然之间，我会有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国内经历的种种纷争喧嚣嘈杂好像都是

上一辈子的事情了。这种似幻似真的美使我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我细细品味这种远离尘世的甜蜜的孤独。

冬天来了，英国的夜色在下午３、４点钟就降临了。昼短夜长，天气寒冷潮湿，海滨萧条冷寂，我便不去海边

了。我一般早早便赶回住所，像其他英国人一样，就者浑黄的灯光看报读书。

收音机里调频古典音乐台兀自放着优美的乐曲或寂寥的花腔女高音咏叹调，时常有冰冷的冬雨敲打着窗棂，一

种深刻的孤独感像青苔一样覆盖着我的心灵。

尤其是圣诞节公司放假以后，我除了购买必须的生活必用品之外几乎整日蜷缩在狭小的卧房内，这种蚀骨的孤

独感便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我终日深情倦怠，面色灰白，彷佛成了一个了无生机的古堡幽灵。冬日漫漫，寒夜漫

漫，我甚至有些惧怕孤独了。

于是，当我在伦敦大学的朋友李君邀请我到伦敦游玩观赏伦敦人迎接千禧年盛况时，我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我乘坐Coach 旅行近５个小时，到达了伦敦维多利亚汽车站。然后改乘地铁到达了李

君位于Acton 区的家里。李君出国前在国内和我同一单位，比我年长７岁。他出国已经十几年了，早已被单位除了

名。他们的大儿子今年１３岁了，去年他太太又生了个女儿。李太太在家照看孩子，李君在外奔波，生活的重担使

４０多岁的李君已经霜染两鬓。

开门寒暄后，李君指着太太怀中的女儿自我解嘲说：「总算是又完成了留学的一件任务。」我陪他笑笑。

这时我注意到李太太的背后还站着一位面相秀雅的女子，约摸３０岁出头，颇具风情的乌黑短发，皮肤白皙，

修长的脖颈，椭圆脸，大大的眼睛美丽明媚，嘴唇红润饱满，长得很像在电视剧《牵手》中演夏晓雪的蒋雯丽。

「这位是袁晋雅，也是咱们老乡。」李君说。

「是天龙文艺台的袁晋雅吗？」

「没错。」李君说，袁晋雅也浅笑着点点头。

「啊，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我可是你的追星族喔。」我上前与袁晋雅手，她的手柔软细腻。

袁晋雅是我们陕西省一家调频电台的一个主持人，她主持一个夜话节目，很受欢迎。在一次街头现场直播活动

中，我曾见过她。当时，她长发飘逸，在一群请求她签名的青年男女中，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清纯气质。尽管我也很

喜欢她的节目，但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普通研究人员，总感觉不是潮流中人物，所以我没有凑热闹。

事实上，最早吸引我的，是她的声音，那是一种极富女人味的甜美性感的声音。这种声音通过音响在夜色中曾

激起过我无数遐想，尤其是她在与听众交流时喉头所发出表示会意的轻轻的「嗯」「嗯」声，几乎类似于作爱时情

不自禁的呻吟，引起我多次性的冲动。

在异国他乡与一位我暗暗倾慕的漂亮的女性相见，而且这位女性又是我的同乡，彼此有着无形的亲近关系，这

使我非常兴奋。

「您现在在英国做什么？」落座后，我故作矜持地问袁晋雅。

「我刚出来几个月，在卡地夫学语言，我准备语言过关后读个学位。」

「卡地夫我去过，比较灰暗沉闷，我不太喜欢。」

「是的，我也不喜欢卡地夫。」

李君夫妇在张罗着弄饭，我和袁晋雅攀谈着。她穿着得体的牛仔裤，红色毛衣，饱满的胸部洋溢着成熟健美的

气息。我装着不经意地看了看她的脚，果然不出所料，她足蹬一双棕色平底半腰靴子，很秀气性感。她常轻轻扬头

用手往后梳拢秀发，这时她漂亮修长的脖颈便一览无余，白皙的脸颊上的几丝青发越发透出俏丽。我能感觉到她这

一下意识的习惯动作中实际上有着炫耀的意味，她是在向异性展示一个漂亮女子的风韵。她在同性面前还会常常做

这一动作吗？我暗自思忖。

我很喜欢她梳拢秀发的动作，成熟而又妩媚，诱人而又含蓄。在国内，我曾留心过介绍她的一些报刊文章，闲

聊时我便谈到了围绕她本人的一些话题，并很准确地问她５日前才过的生日是如何庆贺的，这使袁晋雅喜出望外。

她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我一直暗暗惊叹一个工科学校居然也会有这等有品味的美丽女子。

吃饭时，我和袁晋雅坐在一起，我闻到了她身上幽幽的香水味。李君的大儿子用浓重的伦敦口音跟我探讨计算

机和电子游戏的问题，我装着饶有情趣地与他讨论，但我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袁晋雅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有时

我们同时向对方扭过脸去说话，她明亮的眼睛，红润的嘴唇近在咫尺，使我心弦振颤。

吃完饭，已经快９点钟了。我们匆匆把用过的碗碟堆进厨房，便乘坐李君的二手尼桑车进伦敦市中心。李太太

抱着小儿子坐在前边，我、袁晋雅、李君的大儿子坐在后排。我和袁晋雅紧挨着，膝盖相触。

我们一路谈笑风生，然而我的心却在怦怦狂跳。有几次汽车拐弯时她的头发蹭到了我的耳根，痕痒撩人，美妙

无比。如果不是同时留学异国，我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哪能有机会与国内公众偶像并肩而坐？我暗暗庆幸命运的这种

安排。

车子驶下４０号Ａ级公路，上了５０１号环路，驶过蜡像馆不远右拐走了一端路程便停了下来。李君说，前边

封道了，车子不能再往里走了。我们便下车步行往鸽子广场方向走。刚才落过雨，也许是喝过酒的缘故，并不感觉

冷。空气湿润，街灯明亮，许多高大古老的建筑被仰射灯打得如梦似幻。

走到牛津街与瑞金街的交叉口，人便多了起来，纷纷向鸽子广场方向走。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吹哨，还有人手

持酒瓶肆无忌惮地狂笑叫喊，空气中逐渐弥漫着亢奋的情绪。我注意到尽管是冬季，还是有许多女子穿了薄而露的

晚装，足蹬纤秀性感凉鞋。李太太说人家真不怕冷，我留心看袁晋雅的反应，她抿嘴而笑。

我们走过皮克的利圆场，这里人更多了，头顶巨型灯光广告牌变幻闪烁，地上有好多被人随意丢弃的酒瓶、快

餐袋，还有一些形迹可疑的污物液痕。丘比特雕塑下站了好多年轻人，道路两侧还有好多华人（这里靠近唐人街），

外表像是偷渡过来的南方人，他们冷漠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我们走过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盯着袁晋雅看。

「咱们跟紧一点，别走丢了。」李君提醒。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安，走到外侧护着袁晋雅，袁晋雅也很不生分地

倚着我走。

我们来到了特拉法加广场。这里人山人海，但灯光又不够，比较黑暗。高大的纳尔逊将军雕塑半腰临时搭起了

一个了望台，上边站着警察。广场中央挪威人送的圣诞树松松垮垮，上边的灯饰稀零小气。广场西边加拿大大厦的

墙壁上安装了巨屏电视，正在播放ＢＢＣ电视台的世纪庆典专题节目。

我们沿着白厅大街向大本钟方向走，白厅大街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两旁房屋窗台上、树上到处是

人，人们兴高采烈。这里有一群人喝酒唱歌，那里有一撮人顶气球调笑，许多人口含哨子不住吹鸣。有几位少女坐

在公共汽车候车亭上，其中一位站起来冲着人群歇斯底里叫喊：「Ha…ppy New Year…！」

好不容易挤到了议会大厦广场边上，却发现这里的进入广场的道被封了，议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等着聆听大本

钟的新年钟声。不明真相的人仍然蜂拥而至，我们一行人很快被挤在了人群中间。

这时已经２３点２０分了，而在这里却又看不见大本钟。抱着孩子的李太太一脸惊惶地说：「咱们还是退出去

吧，呆会儿说不定会出事的。」说话间有几个黑人不管不顾的往前拥。

袁晋雅也说：「带着孩子不方便，撤吧。」她是对着李君夫妇说话，但又看了我一眼，彷佛是征求我的意见。

我本来是想设法挤到大本钟下边的，但听袁晋雅这么一说，便毫不迟疑地应和：「咱们还是撤到鸽子广场，哪

里人相对少一些。」于是，李君从太太手里接过小儿子，李太太拉着大儿子，袁晋雅跟着，我殿后，一行人往回挤。

白厅大道上的人彷佛在几分钟之内又增加了好几倍，喧闹声也逾来逾大，大部分人往议会大厦广场方向走，只

有我们少数人背道而驰，可谓逆潮流而动，步履维艰。李太太回头喊：「咱们靠紧，别走散了。」

这时有几个印巴人长相的半大小子呼啸而来，嘴里喊着「Happy New Year！」

见了姑娘就突然袭击往嘴上亲。一个家伙冲着袁晋雅要搂住她吻，袁晋雅忙转过脸掩住嘴说：「Sorry ， sorry.」

我伸手拍着那家伙的肩膀笑着说：「Hey ， she is my girlfriend. I am Jackie Chan.

（喂，她是我女朋友。我是成龙。）」那家伙一嘴酒气，比了下笨拙的武打招式说：「Wow ， Jackie Chan，

you are so lucky. 」斜眼冲袁晋雅坏笑了一下走了。

「谢谢你，刚才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袁晋雅又窘又羞地笑道，脸颊布着红晕。

我原以为在国内作为公众偶像人物袁晋雅见多识广，没想到她居然还像少女一样惊惶失措。经过这短暂的虚惊，

我一回头看见李君人一家只顾专心往前挤，已经随一股人流漂出好一段路了，我便大着胆子对袁晋雅说：「跟着我，

保证你没事儿。」我顺理成章地拉住她的手，为她开道前行。袁晋雅像个小女孩一样无助而又顺从地跟着我。

她的手是凉的，但是很细腻柔滑。我一面装作焦急地注意李君一家的行踪，往前赶路，一面故意夸大障碍，拖

延时间，细细品味与我倾慕已久的美丽女子执手相握的美妙感觉。我再次庆幸这天赐良机，手上使了暗力，紧紧攥

住袁晋雅的手。

我拉着袁晋雅总算走出了白厅大道最臃塞的地段，快到特拉法加广场了。我们东张西望找李君一家人，看见有

人难抵内急冲着墙跟撒尿，有一位男子甚至对着一家麦当劳店的门缝往里尿，我笑道：「这些英国人也不讲绅士风

度了。」

袁晋雅红了脸转过头去说：「快找李君吧，你往哪看。」并用被我攥着的手捏了我一下。

这时我们又进入了一片人潮之中，人们热烈地欢叫，我拉着袁晋雅乱喊着：

「Excuse me ， Happy New Year.」一气冲到了鸽子广场东侧坡道接近国家画廊的地方。这里总算有了点空地，

不那么挤，灯光也比较亮，并且可以居高看见鸽子广场中央的人群和西边墙上的巨屏电视。

袁晋雅喘着气说：「累死我了，咱们就站在这儿看电视感受新年气氛吧。这人山人海的，到哪里找李君他们呀。」

我一方面替李君一家担心，一方面又巴不得能与袁晋雅独处，说：「对，就呆这儿。也许李君他们也会到这儿。」

这时已经２３点４０分了，广场另一侧的巨型屏幕上是正在格林威治公园举办的音乐会的盛况，一位短发、清

瘦、戴墨镜打扮得像男人的女歌星调动全场观众手舞足蹈跟着她唱歌，不一会儿画面又切换到在千禧大厦举行的盛

典活动，出现了伊丽莎白女王和布莱尔首相站在一起的镜头。我和袁晋雅正好站在一个卖面具的小摊旁边，１镑钱

２个面具，生意挺好。

袁晋雅的手还攥在我的手里，我不想松开，但使的劲比较柔了，我想如果袁晋雅抽回手去，那我便顺其自然，

但她没有这样做。女孩子敏感，她不会意识不到她的手还握在我的手里。我把这理解成一种鼓励和暗示，抑或是一

种期待。我继续「不经意」地握着她的手。

这时有一对恋人站在了我们的前面。男的穿白棉衬衫、土黄色筒裤，健壮结实，精明干练。女的穿着一件雪青

色的细肩带露背裙装，性感细跟皮鞋，臂膀圆润，金发碧眼，浅笑盈盈，窈窕妩媚。他们约有３０来岁，从外表看

是来自那种家境殷实，生活富足的人家。他们俩不停地抚摸拥吻，调笑亲昵，不尽的浓情蜜意。

我注意到袁晋雅也在留心观察这对恋人的举动，我开始用大拇指在袁晋雅的手心轻轻揉搓，她也挠了一下我的

手心，然后她细长的手指插到我的手指间紧紧相握。这是一个非常亲蜜又具有像征意义的动作，一股热流从她手上

传到我的丹田。

我们含情脉脉相互对视，她穿着红色的棉里防寒服，显得绵软温柔，非常可人。她的脸庞在黄色的灯光下更加

柔腻，一双黑眸水波粼粼。她那发际柔和回弯的短发赋予她成熟女人的风韵，但光洁的额头和红润的嘴唇又透着少

女的纯洁与美丽。

「你比在国内更漂亮了！」我脱口赞叹。

她不正面接我的话茬：「我觉得英国的女孩子都挺漂亮的。普遍身材姣好，气质优雅。」

我说：「其实，咱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她们很知道怎样做女人，怎样保持永恒的美感，展现女

性阴柔之美，纯净之美。看得出来，你就是其中之一。」我继续恭维袁晋雅，其中不乏试探的含义，能当面夸赞一

位漂亮的女人也给人一种快感。

「真的吗？」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袁晋雅甜甜地笑，露出漂亮整齐的牙齿。她抽出手来，挽住我的胳膊，很亲蜜的往我身上贴了贴，柔发蹭着我

的脸颊，痒痒地令人心动。无论如何，夸女孩子漂亮绝对不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

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七上八下。袁晋雅在国内一定是一个不乏男人追求的漂亮女子，而我一介普通留学进修

的访问学者，既无英俊外表、又无钱财车房，是什么使她对我如此亲昵呢？是因为我们是老乡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亲

近感？是因为身在异乡语言社交有限读书苦闷缺乏宠爱渴求心灵和情爱寄托？是因为我虽相貌平平但有别致气质令

她钟情？还是孤男寡女之间的逢场作戏？

我身高只１米７２，长相忧郁散漫，绝不属于高大英俊、风流倜傥的情场高手，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是一个多情

的人。坦率地讲，我好色，喜欢欣赏所有漂亮的姑娘和女人，在意念中与她们发生很具体很细节的肌肤之亲。由于

我外表长相一般，尽管内心丰富深刻，但在追求异性爱方面总时时被一种自卑心理困扰。所以现在当一位个头和我

相仿的漂亮女人袁晋雅主动与我耳鬓厮磨时，我既得意又忐忑。

已经２３点５２分了，巨型电视屏幕上在播放卡的夫、爱丁堡、贝尔法斯特等地市民迎接千禧年的活动。空气

中人们的喧闹声、哨声及其他种种声响纠结汇集，失去本来面目，变成一个无形的怪物在发热膨胀，不定什么时候

便会轰然爆炸。在这种畸变的声爆中，翘首以待的欢乐人群有些失真，人们的笑脸突然显得遥远神秘。

我突然一阵心悸，转脸探寻袁晋雅，她也正好转过脸来，我们的嘴唇碰在了一起，她慌乱了一下似乎要挪开嘴

唇，我激情难抑，不失时机地抱住袁晋雅吻住她的嘴唇。那真是一种令人全力以赴心弦震颤的美妙感觉！她的芳唇

像清凉的花瓣，既招人又娇弱，我无限怜爱地亲吻着她的嘴唇。

「别……别这样……」她娇弱地说，但又在我激情的冲击下身不由己。

一股野性在我的体内升腾，我的舌尖开始往她嘴里钻，她本能地咬紧牙关抵御我的进攻，这更激发了我的征服

欲，我的舌尖更有力地顶住她洁白的牙齿，她的香口终于不堪欺凌地为我启开了，我的舌头在她的口中探寻逗弄，

她的舌头不胜诱惑地与我盘绕缠绵，我嘬吸着她口中甜甜的津液，感觉到自己的睾丸在发热膨胀，阴茎在裆内勃起。

我含住了她温软的舌尖，缓慢然而不容置疑地把她的舌头吸到我的嘴里，稍顷又缓慢地送回她口里，然后再次吸进

我嘴里，往复了几次后，我牢牢地钳住她的嘴，在我口中细细品味她的舌头，不容她有喘息的时候。

袁晋雅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我的怀中挣扎，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声，身体愈发酥软。又坚持了一会儿，我

才松开了她。袁晋雅无力地偎在我胸前，胸部起伏，双颊绯红，樱唇润泽，眼含春水。

她掐了一下我的手说：「你好凶呵。」

我微笑着贴着她耳朵说：「晋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想要你。」我故意温柔而又蛮横无礼地说。

袁晋雅突然颤抖了一下，抬起长长的睫毛看着我，眼中波光潋滟，脸上不知是喜是愤，然后她又无言地躲开了

我坚毅的目光。

巨屏电视上出现了大本钟的特写镜头，时针和分针已经到达了１２的位置，秒针还在从容不迫地行进。空气中

人们的喧闹声越发浓稠炽烈，我们身边卖面具的小摊开始免费向人们散发面具，有人在猛烈晃动手中的香槟酒瓶，

人们翘首以待。我和袁晋雅也被周围气氛，雀跃四顾，彷佛二十一世纪会具化成某个人向我们走过来。

终于，大本钟的秒针压到了１２上面，特拉法加广场一片沸腾，人们的欢呼声像蓄积酝酿已久的岩浆奔涌直泻，

香槟酒的泡沫向四周喷撒，泰晤士河的上空礼花绽放，把伦敦的夜空描画的五彩缤纷。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彼此友好

地拥抱，恭贺新年，站在我们前面的那对恋人又开始深情拥吻。

新的世纪来临了，我的心情无比地兴奋与激动。我揽着袁晋雅的腰说：「晋雅，祝你新年快乐！」

她的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嘴唇相触，再次长时间地吻在了一起。

礼花明灭，每一朵簇新绽放的礼花都激起人们新一轮的惊呼。我与袁晋雅相依仰望夜空，我不时吻她湿润的红

唇。我真希望时间凝固，和我心仪已久的美女永远相守在这人类彼此相爱的欢乐的海洋之中。

伦敦市上空的礼花大约放了有１５分钟便停止了。人们开始离去。我和袁晋雅也随人流沿着查令十字大街向北

走。街灯幽柔，地面潮湿，空气清凉。袁晋雅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像一对相爱已久的恋人。走到一个空闲的电话亭

边，她说要用电话卡给家里打个电话，让我等她一下。隔着电话厅的玻璃窗，我看见她表情丰富地冲着话筒讲话，

不时用手梳拢秀美的短发。电话厅里贴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带有应召女郎电话号码的小纸片，倒愈发衬托出袁晋雅的

清雅美丽。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她走了出来，眼角带着细细的泪珠。袁晋雅的话也多了起来。她开始向我讲了她在Ｓ省

南部的家，她的年迈的父母，她的做公关工作的姐姐（我想她的姐姐一定也很漂亮），还有姐夫。听她的口气，她

的姐夫不是她所中意的那种出色的男人，但是却是一个很实际、很体贴她姐姐、把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的好丈夫。

她说她姐夫虽好，但她不会嫁她姐夫那样的男人，由此我听出了她尚未婚。

她告诉我，她在卡地夫是住在一个斯里兰卡单身女人的家里，那女人很怪，整日不出门，也不让她往家中带朋

友，还限制她使用电话，洗澡的时间也不能长了，进入冬季好长时间不开暖气。袁晋雅刚搬进去住不久，有一次炒

菜，油烟弄响了火警，害得那女人一场虚惊，以后只要袁晋雅做饭，她就往厨房跑，还要装出别有它事的样子，费

尽心机……事情是不愉快的，但袁晋雅语气平淡，彷佛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或许是由于自尊，她不愿表露出太多

的不快？但我还是感到了她内心的郁闷和无奈。

我听着袁晋雅信任的絮叨，细细感受她亲昵的依偎。一位国内漂亮的电台女主持人像大多数普通留学生一样在

英国遭遇这些琐碎而不快的事情，这使我心中酸痛，更是怜爱有加。她属于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女孩子，肯定不乏

追求者，但至今尚未挑到一个如意郎君，那她究竟是想找一个怎样的人呢？莫非她在婚姻方面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抑或她冥冥之中偏中意普通如我这样的男人？我们相识才几个小时，她却毫不设防地向我一吐心臆，我感到有些承

受不住。

我们走到Tottenham 地铁站口，左拐进入牛津大街。我们俩都不提怎样回到李君家的事儿，似乎心照不宣，希

望彼此举守着渡过伦敦千禧年的除夕之夜。一位清丽女子温软红唇和一见如故的相依相偎，给过了几个月枯寂留学

生活的我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和感官冲击。我的下部长时间充血，发胀发痛。走在一群群的英国人中间，我们两个形

影相吊的中国人的心在天然的亲和。

牛津大街的人们还处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之中，来来往往的汽车中年轻人探出头来大喊Happy New Year，向行人

飞吻。有的小伙子冲到汽车边与车内的姑娘亲吻，祝福和便宜兼得。

快到Oxford Cirsus 时，人行道上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疯疯癫癫与过往的行人拥抱接吻。其中一位棕发扎

发带的姑娘夸张地把我从袁晋雅的身边拉开，不依不饶地与我接吻。她的口中是一种清甜的Lager 啤酒与香醇的奶

油奶酪混合的味道，脖颈和发间散发的体味很令人兴奋，像是催情剂。

这一幕尽管有些突然，但我还是敏捷的作出了反应。我恰到好处地回吻了她一下，然后赞叹道：「You are so

beautiful. God bless you. （你真美丽。愿上帝保佑你。）」

「Thank you.」这位额头宽阔、睫毛长长、丰臀长腿的姑娘放过了我。袁晋雅在笑，竟有些讪讪的意味。

「真是个小妖精。」我半开玩笑半由衷地说。袁晋雅又挽住我的胳膊，她明白无误地掐了我一下。

我们走到了牛津街的西口Marble Arch ，我注意到Marble Arch 地铁站也已关闭。再往前走是漆黑的海德公园

和灯光黯淡的Bayswater 路，行人零落。时间已凌晨２点多钟，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

我轻声对袁晋雅说：「别淋坏了，咱们找个旅馆住下吧！」

她点点下巴：「嗯」，大方之中透着腼腆。

事情在朝着我梦想的方向发展，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也许由于这种意识过于明确清晰，我们反而重新生分拘谨起来，一时无语，我极力控制着自己勿惊惶失态。

我们来到了Marble Arch 后面一家叫Rose Court的旅馆，一位印巴小伙子在值班，出于尊重袁晋雅的考虑，我

起初想订两个单人间，但袁晋雅却平静地说：

「还是省点钱订一个单人间吧。」那印巴小伙子说两个人不允许住一个单人间，我说：「那我们就开一个双人

间吧。」于是我付了７９。９５镑，开了一个双人间，袁晋雅要与我均摊房租，被我坚决回拒了。

我和袁晋雅贴得紧紧地乘旅馆窄小的老式电梯上我们的房间，她的身体绵软可人，清澈的大眼睛春光荡漾，阴

柔的女性气息再次唤起我的性欲膨胀。我们通过同样窄小的楼道来到了２０７房间前，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先进

去，袁晋雅紧跟我走了进来，我随即掩上门，未开灯，便疯狂而又迅猛地吻住了袁晋雅的芳唇。

袁晋雅似乎未预料到我的野蛮，又彷佛久已期待这一刻。她用她的纤纤细手勾住我的脖颈，喉头发出焦渴含混

的呜咽，湿润甜蜜的舌头像小兽一样舔弄我的嘴唇。我揉弄着她柔弱的秀发，阴茎发痒肿胀，有湿湿的粘液渗出。

我把手伸到她温暖的毛衣下边，把她的胸罩往上推了推，突然握住了她滑嫩丰满的乳房，她的身体像电击一般

颤抖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音。我轻轻揉搓她挺起的乳头，将一波波的颤栗输入她的娇躯。我的另一只手开

始隔着裤子抚摸她的下部，未遭到反对，我便解开她的腰带，用手深入她的内裤。这时她开始反抗，用她的手紧紧

阻拉我的手，我的嘴唇加强了攻势，凶狠地吸住她的唇和舌，使她没有喘息的空挡，袁晋雅顾此失彼，终于失手。

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裤，克制地抚摸她的阴毛，然后侵入了她女性最神秘之所在，那里早已春潮泛滥，将内裤都

沾湿了一大片。我用中指在她温暖潮湿的阴唇间轻轻划弄了几下，然后用指尖在她会阴处细嫩的皮肉上若有若无地

点、揉、摩挲着，不久就感到有浓稠的分泌物从她的阴道口流了下来。同时我持久的啜吻令她几乎窒息，她痛苦而

又快乐地颤栗、瘫软，绝望而又无力地想挣脱我雄性的蹂躏，喉头莺声凌乱，像一只可怜的羔羊。

我终于松开了袁晋雅，她急促地喘息着，身体竟然往下坠，我急忙抱住她，轻轻吻着她的耳垂说：「晋雅，我

太喜欢你了。」

她的头靠着我的肩膀说：「你好野蛮啊，把人家下边弄得那么湿。」

「怕我了？」

「才不呢……你开灯，让人家上个卫生间好不好？」

我摁亮了电灯。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旅馆客房，简朴灰暗，一台１４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固定在屋角的墙上，

一张老旧的桌子上放着小饼干、袋装茶叶和速溶咖啡、糖及杯子。

袁晋雅脱下外套，浑圆的臀部和纤细的腰肢一览无余，双手拢住耳后的头发往后捋了一下，露出了白皙修长的

脖颈和漂亮的耳朵，挺起的胸部摄人心魄。她抿嘴向我笑了一下，进了卫生间。我可以想像她轻捷地褪下内裤，双

膝相触，小腿优雅地呈八字型坐在便器上，随即是漫长的撒尿声。

从她漫长的撒尿声中我听出了她自身的放松和对我的信任。她是如此清纯美丽的女子，以至于使我感到那是天

籁之水天籁之声。我用嘴抿了一下刚才摸过她花蕊的手指，阴茎硬得像个热热的铁棒，在裆内突突直跳。在这异国

他乡的旅舍里，一个漂亮的、鲜活灵动的、丰满成熟的、有独立思想的女子将与我这个充满情欲与爱心、时而自卑

虚怯时而胆大妄为的外表平平的男人共度良宵，这真是人间极乐，梦幻成真哪。

我想，虚怯和孤独可能是人人都会经历的，也许正因为我多坚持了那么几妙钟，我就成了一个勇者、蛮者，至

少在袁晋雅的眼里我是如此。

我拉上了厚重的亚麻布窗帘，将暖气调到最大。高涨的情欲使我浑身燥热，头晕目眩。但我知道要克制自己，

美丽的女子需要细细品味。我敲敲卫生间的门说：「晋雅，你接着洗个澡吧。」然后我出门来到楼下旅馆前厅。

那个印巴小伙子还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夏洛蒂。彻琪演唱的《天使的声音》，这个才１３岁的美丽少女看

上去像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样丰腴成熟，她饱满的嘴唇痉挛般地收放抖颤，变幻出抑扬有致肃穆悠远的歌声，眼

里闪烁着圣洁的光芒。

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晚上临时才决定住宿旅馆，未带刷牙用具，不知此处有卖否？他说正好他有备用的小牙具，

便给了我一套，坚决不收我的钱。我连声道谢，然后到旅馆小酒吧上了一趟厕所，由于阴茎充血勃起，我站了好长

时间才尿了出来。随后我坐在小酒吧的沙发上点燃了一支香烟。

仍在下雨，雨滴落在窗玻璃上划出缠绵的痕迹，在街灯的映照下幽幽发亮，彷佛多情的精灵。间或有三两个年

轻人大声喧哗着从静寂的街道走过。我在想，此时此刻自己在扮演怎样一个角色？我有妻子和儿子，尽管我的妻子

不算漂亮，但她为我生了女儿，辛勤操持着家务，我爱他们。但这并不意味我不能爱上其它可爱的漂亮女人，这完

全是一种性的本能。漂亮女人令人赏心悦目，使生活充满美感。如果没有了漂亮女人，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丑陋残

缺。

实际上，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有的性的意识。上小学一年级就希望老师分配座位时能和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子举

案齐眉。我生性敏感爱幻想，内心细腻，对生活满怀憧憬与诗意，但我又不是那种颐指气使自我感觉很好的男孩子，

常常为自己对漂亮女孩的倾慕而遣责自己，认为漂亮的女孩子是那样的纯洁高不可攀，而自己却很猥琐。所以在与

女孩子的交往上，尽管内心热情似火，但外表却过于一本正经，以掩饰自己的犯罪感。

大学毕业后我谈过几个女朋友（都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发现我实际上是一个挺讨女孩子喜欢的男人。在与她

们的交往中我知道怎样展露自己的风趣幽默和生活品味，怎样表现自己的善解人意和怜香惜玉，怎样学「坏」强行

对她们进行适当的性侵犯。

后来我与现在的妻子结了婚，当我越来越意识到女人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她们也同样有对异性

的渴望之后，我的信心便愈来愈强了。我不是那种能让女孩子一见倾心的男人，但在接触之后，会给许多女孩子留

下美好的感觉，我与国内研究所几个较有品味的女研究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从今天晚上的事态看，袁晋雅已倾心于我，我们将以肉身的结合来表达对彼此的喜爱和对性的渴求，如果这只

是纯粹的异性之爱而无功利的考虑和世俗的顾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丝毫不会妨碍我对妻子和女儿的感情。

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袁晋雅是一个品味高雅的电台主持人，也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对人不设防的纯洁女子，一个

在异国他乡柔弱寡助的柔弱女子，我要直白无误地让她感觉到我喜欢她、爱慕她。无论将来她嫁给谁、走到世界的

任何一个角落，我的爱都永不改变。

抽完一支烟，我回到了房间。袁晋雅盖着薄毯已经睡下了，她没有出声，彷佛睡着了。我进了卫生间，看见她

的白棉三角内裤已经洗过搭在暖气片上，我拿起来闻了一下，上面还有她的体香。我刷了牙齿，冲了个澡，特意用

香皂把阴部搓洗干净。当我用毛巾擦阴茎时，想到它将进入一个我倾慕已久的漂亮女子的体内，不由得又坚硬起来。

我穿着内裤走到床边，贴着晋雅的耳朵柔声说：「晋雅，累了？睡着了？」

她没有吭声，也没有睁开眼睛，却从薄毯下伸出手来隔着内裤用纤细的手指捏住了我挺起的阴茎，她的动作很

轻，拇指在我的龟头部位轻揉，那感觉真是美好。我弯着腰，把手伸到毯子下，发现她已将乳罩摘除。她的乳房不

大，但很饱满光滑，手感极佳。我用手指极轻柔地在她的乳房上划着圈，偶尔彷佛不经意地点一下她的乳头，很快

她的乳头就挺立起来。

我仔细观察她的脸部表情，躺在床上的她似乎与日常站立的她有了区别，原本较圆的脸变成了瓜子型，越发妩

媚，嘴唇红润，秀发贴枕，颇有了点风尘味。

她继续闭眼隔着内裤轻揉我的阴茎，我也交替抚摸她的两个乳房，并吻她娇嫩的耳唇。她的发香沁人心脾，她

秀气的眉毛开始蠕动，光洁的额头出现了细微的皱痕，樱唇微启，呼吸粗重起来，但极力克制着自己未发出声来。

我开始吻她的嘴，她也回吻着我的嘴，并伸出红舌轻舔我的嘴唇，她的口里散发着清甜的花瓣的味道。我曾有

过闻到粗俗女子口臭的经历，我想这可能就是美女与俗女的区别。美女永远是那样清纯脱俗，冰清玉洁。

她突然把玉手伸到我的内裤下握住了我坚硬的阴茎，那真实的肌肤之触令我浑身一颤，一股热流由大脑直冲丹

田，我的呼吸也粗重起来。我的手开始向下摸去，摸过她平坦的小腹，到了那片芳草地。我用中指轻轻揉弄她阴阜

上的阴毛，然后用手掌掠过阴毛感受她整个阴部轮廓，手心感觉到了湿热的气息。她的腿在为我分开，我轻轻抚摸

她大腿内侧细嫩的皮肤，她的脸上露出极惬意的神情。

她褪下了我的内裤，大面积地揉捋着我粗大烫手的肥肠和睾丸，感觉美妙无比。我出其不意地用手指划过她的

两瓣肉唇，在她的阴蒂上捻了一下，她「噢」

地一声倒吸一口气，下意识地用用空着的手拉我的手腕。这时我已是欲火冲头，岂甘罢休，我坚决地用中指和

大拇指分别在在她的会阴处和阴蒂上若有若无地揉起来，另一只手拨弄着她的乳头。

我没想到如此清丽的一个女子的阴蒂居然胀挺得像婴儿的小鸡子一样。一股股分泌物从她的阴道口流到了我的

手指尖上，我把这爱液轻轻地在她的会阴处涂抹开来。她的樱唇无力地开启，嫣红的软舌舔着自己的嘴唇，臀部挺

起，胸部也抖动起来，气息愈发凌乱，她睁开迷人的眼睛说：「呵……呵……我受不……不了了，你快要我吧……

呵……」

我强忍着，并用嘴封住了她的嘴，继续不动声色地揉、捻，继续折磨她。亲手将一个端丽的女子挑弄得欲火难

耐，骚浪不已，带给我莫大的快感。她的反应比我想像的还要强烈，完全是一个性感尤物。我开始把中指划到她的

春潮涌动的小洞口，慢慢插进去，浅尝辄止，又缓缓抽出来，再插进去，再抽出来，反复多次，她温暖蠕动的肉壁

像鱼嘴一样柔软地吸吮着我的手指。

袁晋雅臀部扭动，手指急速捋着我阴茎包皮，揉捏我的睾丸，一边湿润润地吻我的嘴，一边呜咽：「我……真

……真受不了了……痒……痒死我了……」

我加快了手指抽插的速度，在她桃源洞内制造出了汁液丰盛的美妙音乐。袁晋雅突然绷直了臀部，手足无措，

浑身紧张乱颤，香口大张，急促地倒吸气，脸上痛苦不已，一股股浓稠炽热的阴精喷薄而出，射了我满手。这时我

也感到阴茎一阵酥麻难忍，急忙对准袁晋雅的玉口。袁晋雅完全被性高潮征服，一任我乳白色的阳精射进她喉咙深

处。

袁晋雅彷佛要仔细回味那极乐的瞬间，好长时间没有动静，昏迷了一般。看着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被我残忍

地折磨到如此地步，我又高兴又心痛。我进到卫生间将我的阴茎洗干净，然后拿了卫生纸给袁晋雅擦拭。我掀开薄

毯，这才看到了袁晋雅那凹凸有致、线条美丽的女儿身。裸体的她显得比穿衣服的她要玲珑一些，更苗条一些，特

别是她细腻光洁的长腿和腿根圆润的阴部，使我不由得想到安图生童话中的美人鱼。

我轻轻分开她的玉腿，擦拭她的阴部，她的淫水将床单搞湿了一块。她的阴户是圆凸像小馒头的那种，非常鲜

嫩，令人爱怜不已。她的阴唇还没多少黑色素沉淀，由于充血而红艳欲滴，阴户上方有一撮略显稀疏的阴毛，我不

由得伸出舌尖亲了一下她的肉缝。

我感觉到袁晋雅的头动了一下，我抬起头来，她眼光虚弱妩媚，羞涩之中带着薄薄的笑意，她轻声说：「你要

笑话我傻，没出息了？」

我说：「不。你这样对我不设防以身相许，我很感动，我要加倍珍惜你。」

我搂住袁晋雅躺在她身旁，盖上毯子。

时间已是凌晨３点多钟了，由于长时间的行走和兴奋，我已相当疲惫，乍一躺下，一种昏眩的舒适感向四肢弥

漫。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钻在我的怀里，光洁绵软。我柔声说：「晋雅，你真漂亮，我真不知道怎样爱你才是了。」

她像小猫一样看着我的眼吻着我的嘴唇，秀美的脚丫蹭着我的腿，嘴角带着诡秘的微笑，「你坏，折磨人家。」

她嘬嚅道。

我揉弄着她的秀发，细细感受着她温暖飘香的玉体，由于刚才射精后的松弛和一天的疲劳，不知不觉进入了梦

乡。

我实际并未睡踏实，但感觉彷佛时间过了很长，恍然之间还做了个梦，梦见了在西安一家超市服装部见到过的

一位长发飘逸、靓丽动人的导购小姐，她穿着性感无比的水粉色短裙装，美腿修长，细腰圆臀，臀部的每一下扭动

都引起我下部的激动。她在精美的时装丛林里巧笑倩兮，向痴望着她的我走过来，用手握住了我的阴茎。哦，哦，

这妖娆明媚的女子真是上天的杰作啊……我不由一机灵，倏然间梦境退隐，无比清醒地回到了现实中来。

我睁开眼睛，感到一只手正捋着我的阴茎，另一只手轻揉着我的睾丸，我的阴茎已经傲然挺起。袁晋雅大睁着

眼睛看着我的脸，眼里闪着幽怨渴求的光芒。

「你一直没睡啊，傻姑娘。」我很后悔怎么在这种时候睡着了。

她不回答，仍然继续动作。我的热情又再开始熊熊燃烧，我爱怜地吻她的眼睛，左手伸向她的阴部，那里已是

春液涟涟。我翻身趴到她的身上，她的眼睛像个可怜的孩子一样地看着我。我用双臂撑着身体，胸部轻轻在她饱满

的乳房上碾摩，间或装作无意地用我的龟头点碰一下她的阴唇和阴蒂，她好几次挺起臀部想迎接我的阴茎，并抬起

头来吻我的嘴，我都有意躲开了她。

她阴部的淫液越来越多，当我感到了她阴蒂明显的勃起，我便用龟头抵住她的阴蒂，轻轻揉转起来。她再也不

能自持，双手搂住我的腰，呼吸急促，发出愉快的呻吟。我又开始改用龟头在她的肉缝间上下划弄，她源源不断的

分泌物提供了很好的润滑挤。她往下压我的腰，想让我插进去，但我硬挺着不从，仍然逗弄着她，欣赏着她意乱情

迷的的花容。

「我……我……痒死我了……插……插进来呀……插呀……」她哀求着，手指甲掐着我的背。

我从容不迫地将龟头探入她的小洞口很浅处，继续转动，她的臀部亦随之扭动，极力想让我插得深一些。看把

她折磨得气喘吁吁、可怜不堪，我不忍起来，冷不防尽根将阴茎插入了她阴道深处，她香口圆张，「呀」的叫出了

声。我们的耻骨相触，阴毛交融，使我愈加兴奋。

稍停片刻，我将阴茎缓缓抽出，然后又凌空一个猛插进入了她的体内，她的香口再次「啊」的一声像鱼一样柔

弱地张开。我的肉棒开始了猛烈的抽插，她既渴求、又不胜我雄性的进攻，臀部随着我的抽插起伏迎合，阴户发出

了「渍渍」

的水声。由于彼此的爱慕和对性的渴望，我们俩完全从理性的人变成了兽性的动物，男女之爱的最高境界就是

肉体兽性的结合。

「谁……谁让你摸我的鸡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插烂你的小花心……」

「啊……啊……你好硬哦……我受……不了了……你插死我啊……啊……啊啊……啊……」

我昔日认为可望而不可求的圣女变成了一个淫妇，她性感浪气的叫床声使我觉得自己雄风浩荡。我坚硬如钢的

肉棒在她娇嫩的阴道内连着插了有五百多下，最后她已喊不出话语，只是在喉头深出发出短而急的气声。她鬓角汗

湿，媚眼微闭，脸颊潮红，千娇百媚，美丽的女儿身像风中弱柳随我摆动。我吻住她的嘴，将她舌根处汨汨的甜液

吸入我的口中。

又挺枪戳了近百下，感觉到她阴道肉壁急速痉挛，一股股热流淋上了我的龟头，我也酥麻难禁，将精液一股股

射入她的花心，足足有一分钟。我终于以我坚硬阴茎的向袁晋雅阴道的侵入和精液在她体内的注入实现了我们肉体

的契合，生命的契合。

我的阴茎继续插在袁晋雅的阴道内，我们口舌交吻，心脏怦怦狂跳，过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平静了下来。她的眼

角流下了泪水，我想那肯定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泪水。

外表绵弱的袁晋雅真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尤物，我们后来又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做爱。她以柔克刚，使我疯癫痴

狂，她美丽的肉体内注满了我的精液，我感到真是死而无憾了。

我们一直睡到早晨１１点才起了床。洗漱完毕，我们在Marble Arch 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店吃了点东西，准备分

手。袁晋雅的手在小桌上摩挲着我的手，眼里泪光闪闪。她的眼圈有些发黑，我心疼地说以后注意多保重自己。我

还婉转地告诉她，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一定要找一个珍惜她的纯真的丈夫。无论她将来如何，我永远是爱她

的。然后，我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她送到李君家拿上她的随身用品然后乘火车回卡地夫。

我说你就告诉李君我们走散了，你碰上女同学就近在一个朋友家休息了一晚上。她说她知道该怎样说。我硬塞

给她５０英镑交出租车费，那辆黑色笨拙的出租车拉着袁晋雅走了。

我漫无目的心绪重重地步行到特拉法加广场，那里在举办新年游行，来自美国的花季少女啦啦队像一群群蝴蝶

飘然飞过，然而我无限惆怅失落，脑海里填满袁晋雅的的音容笑貌，我痴痴想着她，回味着她。

※※※※※？？？？？后记：当我利用学习的空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记录下

我在千禧年除夕夜的经历之后，复活节假日已经来临了。关于我和袁晋雅的情况，我已不可能写得再具体了，否则

在地域不大的英伦三岛留学的中国人会很快猜出故事中的人物是谁了，这毕竟涉及到了隐私。

在与袁晋雅分手之后，我曾多次通过尹妹儿、电话与她联系，但她却神秘地失踪了，我只听她的房东讲她转到

了爱丁堡上学去了，连李君都没有她进一步的音讯。我一方面遗憾不已，另一方面相信我们在世纪之交的肉体的结

合注定了在冥冥之中我们的生命的感应。我相信有一天，在世界的某一角落，上帝会出其不意地把她再次呈现在我

的面前。

晋雅，令我癫狂、令我心酸、令我怜爱不已的女人。

【完】